

董康
著

书舶庸谭



出版社

书舶庸谭

董康著 傅杰校点

新世纪万有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舶庸谭/董康著;傅杰校点.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3

(新世纪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

ISBN 7-5382-4842-0

I. 书… II. ①董… ②傅… III. 版本学 N.G25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1964 号

- | | | | | |
|-------|------------------------|-----|------|-----|
| 学术策划 | 王 土 | 林 夕 | 柳 叶 | |
| 文库工作室 | 俞晓群 | 杨 力 | 马 芳 | 王越男 |
| | 王之江 | 柳青松 | 赵中男 | 袁启江 |
| 总发行人 | 俞晓群 | | | |
| 责任编辑 | 赵中男 | | | |
| 美术编辑 | 谭成荫 | | | |
| 封面设计 | 陶雪华 | | | |
| 责任校对 | 王 玲 | | | |
| 出版 |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 | | |
| 发行 | 辽宁省新华书店 | | | |
| 印刷 | 沈阳新华印刷厂 | | | |
| 版次 |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 |
| 开本 |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 4.75 | |
| 字数 | 105 千字 | 插页 | 1 | |
| 印数 | 1—10,000 册 | | | |
| 定价 | 5.70 元 | | | |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二辑弁言

《新世纪万有文库》生也逢辰，问世之时，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出大步，书业也连带繁荣兴盛，因此初印销数不俗，令人高兴。但也可说生不逢辰：因为某些媚俗的销售方式时下日益成为出版行业的时髦操作手段，走进书市，“爆”、“炒”之声不停，大违筹议这一《文库》时的行销氛围。在这情况下，像《新世纪万有文库》这类图书，究竟应该如何进入市场，迎迓读者，颇劳心神。在这时刻，有明眼人忽然援引马克思名言：“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而将永远存在……”，以为书业箴诫。我们读之大喜，铭诵再三，并据以拈出十二大字：“不求显赫一时，但愿传诸久远”，成为我们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也因此使我们坚定信心，决心朝这方向不断前进——即使可能出现某种挫折。

既然“传诸久远”成为我们的基本方针，自然需要我们在选题、编纂、排校等等运作上更费心力。第一辑出书后，反应大抵可以，但是批评意见仍然不少。当年《万有文库》定价低廉，我们可说是大体继承下来了；据说当时的某些图书校讎未精，为时人诟病，我们力求避免，但是错谬之处还是可能出现；至于选题，入选之书虽然大多系经名家指点、高手操作，但就总体看，有些不免失诸凌乱（尤以外国文化书系为甚）。凡此种种，我们都认真听取批评，并在调整、改进之中。选题体系严谨，是我们追求的高目标，但就译作而言，因为版权关系，不免为难。就第二辑看，此病仍难消除。不过，当今的丛书，似乎追求系统、完整过多，有时不免因此影响质量。我们想学习巴老等前辈当年创办

《文化生活译丛》的办法，以质为尚，体例为次。自然不可“拉在篮里就是菜”，但是凡是可食的优质营养品，略加搭配，不论次第，纳入“篮”中，而不计较是否可以由此烧出一台完整的“满汉全席”。此种意义上的“菜篮子工程”，读者其许我乎？！

《新世纪万有文库》之能问世，得力于各位前辈学人、专家学者的指点。我们曾将有关各位大名，并诸每册卷首，作为永久纪念。本辑开始，不再印出各位大名，而只是藏诸内心。把书编好、出好，为读者服务得更好，即是我们对各位贤硕的最好纪念和感谢！

一九九八年二月

本书说明

本书作者董康，字授经，又字绶经、绶金，号诵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人，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光绪进士，曾任法律馆提调、刑部主事、大理院推事。入民国后历任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财政总长，晚年任上海法科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教授。1937年底伪华北政府成立，出任司法委员会委员长、最高法院院长。1940年伪华北临时政府并入汪伪国民政府，又继任华北临时政务委员会委员，为重庆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抗战胜利后被捕，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死于狱中(一说死于民国三十一年)。

董氏政治生涯的终结是如此不光彩，但在文化史上，他则自有不可磨灭的功绩。除了以中国古代法律史见长的法学研究外，他更以藏书与刻书著称。所刻《诵芬室丛刊》，多海内孤本，又精雅绝伦，久已蜚声士林；与王国维、吴梅等校订的《曲海总目提要》，亦对向不为学者所重的民间戏曲小说的研究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自著中最负时誉的，则是他这部以访书为主要内容的东游日记——《书舶庸谭》。

古籍善本的东流，是董氏多年的莫大隐痛。辛亥革命初起，他曾避往日本，即因生计所迫，将随携的部分古籍售出。而尤其不止使他这样的藏书家扼腕，也让广大国人震惊的事件，无疑要推号为四大藏书家之一的归安陆氏洊宋楼藏书，于1905年被日本岩崎氏以十万元之价船载而去。秘密促成其事的日本汉学家岛田瀚稍后撰成《洊宋楼藏书源流考》，自日寄请董氏刊行。董氏为之作跋，痛悼众多名家旧本流落异域，一去不返，竟至于说这“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还能长留故乡。其刻骨的沉痛，溢于言表。后来访日期间，适逢一位

在岩崎文库典守书籍的日人因受倾轧，欲来中国谋职，他曾帮助董氏易回多种善本，董遂致函缪荃孙，荐其来新建的南中图书馆任职，“一则可杜旧书之外溢，一则可将唐宋佚出之秘册稍稍收辑，于国粹前途获益良多”；而更梦想让东西二京名刹故家之旧藏“尽为所奄有，以为珞宋楼之报复”（见《艺风堂友朋书札》）。

梦想终究是梦想，“报复”不成也只能退而求其次，那就是利用一切机会访求过目，以著录其要、择印其精，来济本国之穷。因此当他每次赴日，访书几成头等大事，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尽管1926年底离开的这一次，是因为被孙传芳通缉而化名前往避难，尽管元旦他在船中还为“受政治之影响”而“踽踽一人，踟蹰海上”，深感寂寥惆怅，然而当天抵日之后，当他充官内省图书寮执事的友人示以珍籍，并邀他“往读其中秘本”时，他就立即觉得“可谓不虚此行”了。在近半年的时间里，他往来于京都、东京之间，勤访旧槧孤本，记其版式，存其题识，终使这部日记，成为被傅增湘誉为“足为馈贫之粮、夜行之烛”的名著。以后他又三次赴日，每次皆有增益。

这里印行的《书舶庸谭》四卷是根据戊辰（1928年）季冬董氏自印本标点的。关于其内容与价值，胡适的序文已作了精要的提示。本书篇幅不多，但所涉及的中日典籍、史事不少，标校容有失误，敬祈识者指正。

傅 杰

1997年3月

《书舶庸谭》序

胡 适

董授经先生于十五年的底避祸游日本，往来京都、东京之间，十六年四月底归国。我那时正从美洲回国，也在日本住了二十多日。董先生到过的地方，我也游过不少；他见着的朋友，我也会着不少。但我在日本没有日记，二十多日印象感想遂都已模糊了；他有了这四卷的详细记载，不但替他自己留下了永久的纪念，还使我们读这书的人得着很大的益处。我在东京京都见的各位支那学家，人人都极口赞叹董先生功力之勤苦。现在我读这四卷日记，想像这位六十岁的学者伏案校书的神情，真使我这个少年人惭愧汗下了。

董先生在他的自序里，已说过他这书大旨有三点：第一是访求古书。“凡遇旧槧孤本，记其版式，存其题识。七厄之余，得睹珍笈，以语同癖，谅深忻慨。”第二是搜访小说。董先生是近几十年来搜罗民间文学最有功的人，他在这四卷书里记录了许多流传在日本的旧本小说，使将来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因此知道史料的所在。第三，董先生是个多情的人，他的一生曾经过几度很深刻的恋爱历史；他在这日记里留下许多情诗，记着几番绮梦，“春蚕理绪，垂死方休；秋蛩善啼，向宵弥咽”，使我们约略窥见董先生性情，知道他不仅是一个书蠹，不仅是一个法家，而是一个富于情绪的老少年。

我们先看这三点。

记载海外古书的工作，自从杨守敬先生以至董先生和傅沅叔先生最近的访书记，都是嘉惠学者的事业，不用我在这里特别赞扬。董先生的日记里特别注重日本藏书的历史，如金泽的略传，如狩谷掖斋的详传，如佐伯献书记，如增上寺三藏的历史，如高野山的详记，如秘阁

藏书的源流表,都可以使我们明了日本先代贵族学者提倡文艺的历史与精神。南葵,东洋,静嘉堂诸文库,不过是继续这种爱好文艺的遗风而已。

关于小说戏曲的访求和记载,董先生的书也有重要的贡献。如内阁所藏小说中,有《封神演义》,是明刻本,编者为许仲琳。此书作者的姓名,在中国久无可考,赖有此本可供考证。又如《岳武穆演义》,本子最多,最难考证;《内阁目》有明余应鳌编的八卷本,有明熊大木编的十卷本;又有十一卷的嘉靖三十一年本,前八卷为熊大木编,后集三卷为李春芳编。北京朱希祖先生藏有明刻本,编者为理学名儒邹元标,也和今本大不同。若合此诸本,将来定可以看出此书演变的线索了。又《英烈传》也有种种不同的本子。内阁所藏也有三种明刻本,都可供比较的研究。

关于第三点,我也有点感想。日记属于传记文学,最重在能描写作者的性情人格,故日记愈详细琐屑,愈有史料的价值。董先生此记,不但把他少年的轶事坦白示人,并且把他老年梦境也详细写出。记中各梦,多可供心理学者的研究,例如柳丝一梦:

一月十三日 夜梦柳丝随一姥至,似初嫁来者,絮絮情话,並出一素缣索书。余题有“臂痕乍褪秦宫赤,眉妩新留京兆妍”之句,忘其全律。

柳丝者,昔年金陵棘阁中所梦女子,怀中抱一儿,自言今名,与余前世结褵未久弃世,遗蜕葬某刹前柳树下,属为改葬。自后每值患难,或病中,辄梦之。往岁漫游,欧美往复,两度梦之于横滨港舟中……

董先生自己的解释,我们可以不论。但此等材料,若遇弗洛得派的心理学者,便成了可宝贵的材料。记梦之作,必须记者诚实可信,方有价值。记得明朝成弘间,有位理学家罗一峰所著文集后附《梦稿》二卷,

纪梦多至三百余首。今董先生虽不谈理学，平生治事素主笃实，他自记的绮梦岂有不可信的吗？

以上申述董先生所指出的三点。三点之外，我以为还有两事，值得读者特别注意。其一事为四月二十五日补记庚子拳祸一长篇，近三千字。董先生当时在围城中，又是监斩启秀徐承煜的人，故他这篇记载虽作于近三十年后，应该还有史料的价值。

其一事为四月二十三日记游高野山柳之间而附录丰臣秀次切腹事及秀次的姬妾被诛事，一日之记近七千字，可算是最长的日记。其中记秀次切腹事，最悲壮动人，最可令人想见大和民族的武士道。全文分六节：第一节记秀次闻切腹之命；第二节记和尚隆西堂自请从死；第三节记从死诸人分剑与题剑；第四节记最后之宴，及万作、山田、山本三人切腹，秀次亲为他们“介错”（切腹后，须断其首，名为介错）；第五节记秀次与隆西堂同时切腹，淡路为秀次介错，心悸目眩，进三刀方才断头；第六节记淡路切腹：

淡路语二使曰：技拙殊惶愧。今介错者为主公，目眩心悸，狼狈特甚。……余今奏技，请公等拭目；若覆前辙，斯狼狈也。即切腹作十字形，出其脏腑于两股，置剑合掌。吉兵卫就而进刃焉。（卷四，页三六）

切腹是何等惨事，然而日本的武士却把此事看作一种艺术，要做的悲壮淋漓，要做的美：他们不惜死，却不愿让人笑他“技拙”，笑他死的不美。这真是日本文化的最大特色。凡观察一国的文化，须看这文化之下的人怎样生活，更须看这文化之下的人怎样死法。董先生一日发愤记七千字，只是要我们看看古日本武士怎样死法。

董先生有《柳之间吊秀次诗》四章。我也和他一首小诗，题他这一日的日记：

一死不足惜，技拙乃可耻。

要堂堂的生，要堂堂的死。

十九，六，廿八夜

序

原夫藏家之录，直斋昉诸《解题》；纪游之篇，石湖矜其《入蜀》。至乃奇芸裘锦，胥宇卿孃，香雾迷天，扶舟蓬海，留酒痕于襟影，志清话于书林，并作一篇，俾传奕叶者，其惟吾乡绶金尚书《庸谭》之作乎？岁纪丙寅，斗躔辜月，云迷榆塞，鱼烂江南。邓林杖策，莫返虞渊之日；杜鹃唬碧，自征枳道之亡。尚书谋国老成，先凛止戈为武之诚；持躬栉沐，冀遂勘乱返治之途。乃不谅于群伦，终无已于一顾。铜仙辞汉，最怯覆苗；上客入秦，至蘼姓氏。固未忘乎结习，犹复耽于异书。空桑三宿，弥殷宿怀；故京一椽，欣谋旧雨。苔岑之谊，纵越国而匪遥；切磻之忱，亦异人以同任。时则五云璀璨，樱岛腾辉，二酉骈蕃，木天端义。聚图书于奎壁，美纛琳琅；分翰墨于青藜，情多缟纻。问字或资以载酒，假书无待于乞车。老眼犹明，庶荆州之可借；横蟬偶化，自脉望之能神。上启长思，拜绿章于除夕；浓熏短炷，检云笈于清宵。乌丝红篆，露纂晨钞，茧纸涛笺，遐搜迨讨。或则详考板本，缕述渊源，摩挲断墨，菟翁无恤佞宋之名；综掇遗芬，惺吾别开留真之谱，虽行款而必举，并偏讳以悉陈，此其敦古之情，好雅之至，足备传订者一也。或则董理散亡，搜罗遗佚，阙文必志，沿误互纠，务使剑合延津之美，璧藉和氏以传，束皙《白华》之咏，补亡于刘汉；汲冢秘笈之灵，上闾夫成周，单证亦穷其源，孤行必逢其副，此则耆好之专，甄校之细，足垂矩范者又其一也。若乃怒蛙可式，作壮气于山河；磨盾以须，标芳徽于简册。长吉之心肝尽呕，视死以如归；季伦之姬侍偕亡，偷生而不惜。蛾眉宛转，祸启强藩，黄鸟咨嗟，辄伤国士。事异汽仇，亦励匪躬之节；情非岛市，同申横剑之悲。就义从容，备采风之一格；填膺慷慨，覘异俗于遐陬。凝

睇含毫，别具会心；大书深刻，薄俗以敦，此则廉顽立懦之思，教忠尚贞之训，足资激发者又其一也。至于家山梦里，微闻蛮触之争；消息云边，尤深麋鹿之惧。旧裁谏草，霜研生稜；不废罪言，斜行作草。舍吾谋而不用，天意何如？蹈往轍以重寻，横流未已。辟地沧海，卜居将屈平之问天；引驾神山，登楼拟王粲而作赋。把臂识樵苏之路，酬答林竿；羈栖揽云水之乡，琤淙清籁。人常多恨，花不知名。带眼频移，游子切天涯之感；流苏乍卸，兰房怯少妇之思。玩绰约以柔红，每吟秀句；剪参差于嫩绿，慵赋新词。环珮凌虚，曲琼时惊夫绮绪，江湖满地，斜阳独映夫贞姿。凡饫珍闻，咸归珊网；资之排日，频寄遐思。亲仿体以别裁，集群言为识小。盖其性娴乐道，志切藏书，积岁月以勤求，亦吐哺而无闲。躬监剡氏，不惜万本之传；手订残篇，必正一字之败。李中麓词山曲海，结习使然；邢元理败席折铛，于兹益笃。偶抽余绪，便泐宏规，义例兼记传之菁英，掌故备轺旌所涉历。庶来学得资以津逮，同好得征其事端，允宜镇库付诸写官，宁止藏山箴之宝枕而已！庚午六月既望，后学赵尊岳

自序

丙寅岁晏被政潮波及，冒书贾沈玉声名改景，扶桑栖息于洛都者四月，转徙于墨川者两月，逐日掇拾见闻，邨茂苑姜佐禹，排比为《书舶庸谭》四卷，弁陋仅供覆瓿，而大旨有三：弱冠通籍，观政云司，治牍余闲，流连厂肆阅二十年，未尝或间。于宋元暨明嘉靖以前名刻，略有所储，辛亥悉以归诸大仓氏。旋由鬻书而转入刻书，士礼刊成，靡无一宋，以今况昔，事有偶同也。日本自王仁授学，孔德斯昭，弘法归航，梵典以备。天水一朝，未通信使，而僧徒估舶，不绝往还。以故藏书家大名如金泽、足利、佐伯、前田，时彦如狩谷、市野、近藤、幸，不胜缕举。德川幕府广开献书之路，右文致治，称盛一时。维新归政，择尤纳诸宫内省图书寮，群流汇海，典籍益宏矣。寮头杉博士为余旧识，得其承诺诣寮翻检，不啻登天禄而校理秘文也。凡遇旧槧孤本，记其版式，存其题识，积时未久，居然成帙。七厄之余，得睹珍笈，以语同癖，谅深忻慨。此其一也。弹唱演义，亦名说书，考宋时有崇政殿说书一官，以秩卑资浅，或隐逸充之，说书之名，权舆于此。一以讲述经史，一以搬演轶闻，不过朝宁与闾阎异其场所耳。陆放翁有《负鼓盲翁》一绝，可想见尔时村巷聚听光景。故宋槧有《京本通俗小说》、《五代平话》、《宣和遗事》等，近今敦煌发见唐写本《舜子大孝》、《明妃曲》若干种，则此风唐代已然。吊兴亡于古道，托怨劝于稗官，目以胡柴，诚为未允。明季斯艺尤兴，学社名流，咸有撰述，长篇物语（日本称短篇小说为物语，于《二拍》、《三言》俱有翻本），殊其体裁。絮儿女缠绵，则题琴划袜；摩英雄悲愤，则剑吼杯豪。顾吾国坊肆传流绝少，殆以妖妄荧听，厉以禁网耶？德川氏于此类书籍，搜罗綦富，悉储于内阁文库。今酌录回目，所憾东鳞西

爪，未尽表章之能事也。此其一也。襁褓失怙，依倚慈闈，灯影机声，夙尝艰困。自留甥馆，赖以成名，卜宅春明，甘于淡泊。此后而政变（指戊戌），而拳匪，而光复，而复辟，及其他统系战争各役，皆躬历其境，不图人心诡诈，更随世途递为崎岖，脑海因之锻炼，心房备阅沧桑。际此茫茫，频书咄咄。草堂何处，空怜玉臂云鬟；湘水悠然，聊托美人芳草。爰吟成《蓬瀛欸乃》百余篇，录附记内。春蚕理绪，垂死方休；秋蛩善啼，向宵弥咽。知我罪我，计虑未遑也。此又其一也。杀青既竟，键诸篋笥，沅叔同年将欲东游，曾录副备辘轳参考。兹大东主人沈骏声叠请印以行世，骏声为玉声同怀，以是因缘，畀之原稿。昔人云恨不十年读书，循览一过，深资愧怍焉。岁在己巳春日，诵芬主人书于海上寓庐。

【目录】

本书说明

《书舶庸谭》序 胡适

序

自序

卷一 / 1

卷二 / 26

卷三 / 40

卷四 / 83

卷一

十二月三十日 晨起(时宿鸿运旅社),大雾弥漫。既辍燕台之游,举家四十余口,不能坐困,遂改业书舶,复渡扶桑。先期托大东印刷公司沈骏声定邮船,会长崎丸,一等室一百二十一号。默察环境,为避是非,即用伊弟玉声之名,范叔之为张禄,古今有同慨也。蛰居淞沪,寒暑四更,交游惟赵晋卿、李梦貽、陈霆锐及骏声诸子尤契,相约同送登舟。晋卿虑途次非常,并邀某教会费吴生牧师伴往。至是陈君来迓,少卿堂弟、翁葆之、妹倩亦至,乃与玉娟握别。娟黯然泣下,余以维持家政、善抚群儿为嘱。莅教会,分乘汽车,七时半抵汇山码头。大儿哲夫暨徐益斋、聂华甫、侄和宝已押送行篋先至,鹄立江干,不得登舟,盖日船特别戒备,非持券不得先入。余检点行篋,入舱部署稍定,出右舷一一躬谢。骏声亦驰至,斯须别去。复入舱休息。十时许始出帆。拍无线电与京都小林忠次郎,嘱其接,至神户。小林者业写真版,予曩时印玻璃版各书皆其所制,为海东第一名手,昔年眷口侨寓东山,时相往还;余旋国后,诸幼赖以监护,无异手足。余一生以影印异书为唯一之职志,惟此书友印刷业数君始终不渝,文字因缘,固有胜于骨肉亲知万万也。午餐与皖中江幸子女士同席,询其名类日人,乃知其父官驻日使署秘书垂及廿年,在神户出生,故命名沿日本风。

三十一日 晴。客座外悬通告,今日时晷,进行一时。按美国与吾国时晷差十一时有零。曩年美洲归航,晚餐食单附报